

王凤英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247.5  
4594  
:3

雄  
鷹  
圖

王凤英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雄赳图/王凤英著. —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 
2005. 7

ISBN 7-225-02683-6

I. 雄... II. 王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9695 号

雄 赳 图

王凤英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发 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(0971) 6143426  
发行部(0971) 6143516 6123221

印 刷: 兰州人民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4

字 数: 1 200 千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 000

书 号: ISBN 7-225-02683-6/I·489

定 价: 8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## 八十二

杨劭见玉凤要走，由不得落泪，吓得玉凤倒不知该如何了，从不知他也会如此。哪知杨劭自有他的伤心事：自幼订亲表姐，心灰意懒，不想能遇玉凤，气为之夺，心为之系，好容易盼到成婚，只道从此称心如意，形影相随，不料佳期远征，耐得万般相思之苦回来，家中竟然母妻不和，互生嫌隙。虽雨夜跪谢母亲，心中无悔，回头再领爱妻嗔怪，犹不知生怨。虽然委屈了自己，犹不能讨得母亲欢颜、爱妻畅意，两下都难割舍，却又不知如何做得两全其美，岂能不悲？

玉凤看他哭得伤心，愣怔怔地不知所措，心想：“你这般伤恸，想是嗔我绝情绝义，怎知我并不忍心弃你而去。为了你我忍气吞声，做一个臣子家的媳妇，从不敢将昔日的心性去待你母亲，到头来还是遭她百般挑剔；为了你我闷住泌春院，孤守空房，不挪住青龙府，怕落下话柄，也叫你放心。如此小心来小心去，你母亲还不能够相容，你如何不敢为我说一句话？这般百依百顺，愚孝到此等地步，怎能怨我恼你？眼下就是这样，日后还不知会如何呢。”想到这里，呜呜咽咽起来。

杨劭哭了一回，心中稍觉舒畅，反来劝解玉凤。见她眼肿得核桃般大，满目泪影，自是心如刀绞，凄声说：“我不能使爱妻欢心，反累你受委屈，与禽兽何异！”玉凤忙掩了他口，把脸偎依他怀里，以手拭泪，脸上花猫一般，着实可怜。杨劭看着，心中隐隐作痛：“她自小被弃，难得聪颖灵透，出淤泥不染，我一介俗子凡夫有幸得娶此女，应感上天恩宠，宁为她死，何忍看她受此委屈？”玉凤哪里想到他有这段心思？轻声说：“虽是阳春三月，夜里雨又下得久，地上还是凉的，一跪就是几个时辰，我这心里……”咬唇绞手，说不下去。杨劭叹了一声：“不妨事，我一个男儿，这些算不得苦

的，爱妻莫再为我担心！”“叫人如何不担心，”玉凤轻抚着他臂上箭伤，“‘伤筋动骨一百天’呢，下雨吹风，都要不适的。”杨劭轻叹：“有你这句话，再无不适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心里不快，骂我打我，我都是高兴的，千万休再提走去的话。可知没你陪伴，了无生趣！”玉凤故意说：“你有母亲在堂。”杨劭垂眼说：“休再拿话气我。母亲抚养我，疼爱我，不是亲生看成亲生，我理当尽孝。你是我的性命，人没了性命如何活得下去？”玉凤听了，不由抿嘴一笑，佯嗔：“只会在我这里耍贫嘴，见了姑妈她们，再不能眉飞色舞！”急得杨劭要辩驳，玉凤却掀开锦衾，就灯下看他双膝，恰如紫茄子一般。杨劭忙掩了，躲闪着：“不妨事！不妨事！”玉凤又哭了：“还说不妨事，眼儿都肿起来了——恁般心狠！”披衣下床寻药，杨劭忙搂进衾中：“这点子伤歇一夜便无事。夜里天凉，你受了风却是不得了。”说着，早搂怀里睡下，哪里顾得双膝肿痛？犹凑一处咕咕啾啾，一夜缱绻，天亮方才酣然睡去。

次日，云秀见日上三竿，犹不见起床，既担心太妃见责，又怕外人造府来笑去，站在廊下担惊受怕。寒月和春艳提一篮牡丹花，笑嘻嘻你推我搡地打外面进来，一个说：“今年地气乍暖，比往年开得早，花骨朵儿也大。”另一个说：“许国公送这许多花儿，怕要有许多银子使。”一个又说：“白花恁地多银子，可知少奶奶是不爱花儿草儿的，放着可惜呢！”云秀惊问：“我许多日子不曾进园子，不料牡丹开得恁地早。你俩败家子，摘两朵戴就戴了，如何弄这许多来？白糟蹋了！”春艳笑道：“我们就是想戴，摘着也是可惜，别说这一大篮子的花了。是许国公府里打发人送来的，说是送与少奶奶插戴赏玩的。来人我已打发走了。”云秀听说“许国公”三字，顿时吓白了脸，才待吩咐抬后头去，只见杨劭扶门站着，向这里点头，便料玉凤要梳洗，忙转身去调温水。

春艳、寒月吩咐小丫头取瓶子供花，杨劭看见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们纵然要戴花，何须摘许多！岂不糟蹋了？”春艳笑道：“可是冤枉！奴婢哪里配戴牡丹？竟是许国公见今年牡丹花开得早又鲜

艳，特地买下这许多，送给少奶奶赏玩呢！”杨劭听说，笑道：“既然他好心送来，不可拂了，稍时送进来就是。送花人呢？”春艳忙笑道：“奴婢已打发他走了。”说罢，见他无话，提篮侧身进房去。寒月早端了清水，彩嫔捧了八棱铜手镜，云秀执巾伏侍玉凤梳洗。玉凤谓寒月：“你还是去给你二爷梳发吧。”寒月回说：“这原是飞红姐姐份内，她不在，才权且梳一梳。我叫她来。”玉凤忙说：“罢了，这屋里人还嫌不多，又叫她做什么？”稍顿一顿，又吩咐：“你们去耳房梳洗吧。”杨劭听见，忙笑道：“我只在这里吧，又去耳房做什么。”就寒月盆里洗了脸，彩嫔抿嘴笑着捧来手镜，一边说：“二爷向来极是干净，没见过这会儿这般粗糙！”杨劭说：“不是粗糙，少奶奶洗过的水，一发干净。”说得玉凤羞红双颊，丫头们吃吃笑个不住。

“什么笑话儿，说出来，我也乐一乐！”不防兰凤走进来，关秀英跟在后头。杨劭忙让座，一边与玉凤使眼色。玉凤淡淡地，懒懒站起，却去骂丫头们为何不报。兰凤笑道：“我们搅了你两口儿，你不高兴，少拿丫头们撒气，我都知道。我道日头晒住屁股不起床，做什么来呢，偏来羞你，才不叫丫头们禀报呢！”又问适才为何嘻嘻哈哈说笑。彩嫔笑着附耳说了，兰凤瞅着杨劭，点头笑道：“越是这种不哼不哈的，寻常不说话，一旦说出来，惊人一跳。这会儿叫你少奶奶割他身上肉吃，他都不觉着疼！”关秀英笑道：“兄弟新婚，两口子热乎点儿也不为过。”兰凤瞥他们一眼：“罢了，还不为过？就差忘了吃饭活命！”说得杨、唐二人抬不起头。兰凤一眼瞥见案上一篮子花，又咂嘴：“哎哟哟，兄弟才回来几天，元帅快变成采花盗了，玉凤丫头偏是有福！”杨劭这才笑道：“嫂嫂取笑了。适才许国公打发人送与玉凤玩赏的。”关秀英听说，忙看兰凤，满脸惊讶。兰凤也略闻李迁常来府上的事，本想骂李迁，关秀英暗扯一扯她衣带，方才想起杨劭才回来，强忍了，略坐一坐，起身说：“我到你家来，你两口儿谁都不出来见，我倒没什么，气得姨妈直抹眼泪。你们快梳洗了过去，万不可强嘴——明儿还要来的！”

一头说，一头和关秀英走去。

不想杨劭一听他娘生气，立时惶恐起来，催着寒月梳发，又唤着更衣换鞋，见玉凤坐着吃茶不动，忙说：“我先去了，你慢慢吃着，不必跟过来，我只推说你身子不适罢了。”玉凤冷眼看他急慌慌往外走，不禁长叹一声，幽幽地说：“你又何苦为我掩耳盗铃？那俩人才去，你又怎能圆得过去？没的一发生气，吃亏的依旧是你，再逃脱不了的。依我说，我们还是两下罢手，免得——”一语未了，杨劭吓得回转身来将玉凤抱住，忙说：“何苦又说这话？母亲年事已高，怕的是儿女不肖，冷落于她，纵有些言差语错，我夫妻又有什么不能容谅的？”玉凤说：“我什么都知道，不要你说。只是眼下——”杨劭听了心碎：“你也是明事理的人，怎么说出这些叫人寒心的话来？我又不曾说什么，宁肯两头担着，怕你多心怕你受委屈。我的心，你就不明白么？”玉凤见他急了，方觉逼他太过，便不再言语。杨劭看她飞红着脸，垂着眼，低头玩带子，真如霞湿烟润，果似雨抚雾花，比着未婚之时，越发可爱。若非满屋丫头，恨不得拥入怀里亲热一番，哪里再有半点儿怨气？纵跪死也是甘心的。

说话时，池娥来报：“银国公主驾到！”二人听说妙凤来了，喜得赶忙迎出去。早见一班宫娥拥着妙凤进了院子，见了姐夫姐姐，便敛衽施礼，玉凤携她进屋，说：“我这里妹妹可是头回来。”杨劭瞅见妙凤红肿了双眼，满面愁云，料她姐妹有话要说，陪着略寒暄几句，起身去了上房。

这里妙凤伏到玉凤肩上，那泪恰似决堤之水。玉凤点头说：“我晓得你为嫂嫂难过，我又何尝不如此呢？”说着，也流下泪来，良久方说：“宫中许多后妃，能有几个跟我们姐妹好呢？德妃娘娘死于非命，嫂嫂又想不开自戕，我都知道，眼下人已去了，哭是没有用的。”妙凤哭道：“我不为她们，只为仙红。她才多大一点儿？我要接她出来，又怕里头不放。”玉凤听说，沉吟不语。云秀见了，遂带丫头们避出去。妙凤又说：“有心请姐姐出面说去，再没有不放的，只是忌着姐姐惹恨太多，太子的事朝野议论纷纷，都说是姐姐

背后指使的，我听着就害怕。何况皇后不是省事的人，心里这样想，只是踌躇不决。”玉凤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仙红是你我的侄女，嫂嫂一向待我们最是极好，留下一脉血肉，我们不加意体恤，能指望谁呢？放在宫里，我也不放心的。此事我放在心里，行事说话不能再同前几年由着性子来，不计后果。你是知道的，眼下没有我办不到、办不好的事儿，也算是这几年最得意的。身子虽不及当初十之一，但虎死皮存，别人自然敢怒不敢言。‘天有不测风云’，一旦我撒手先走，难保大家没有差池，费尽心机十年工夫，化成泡影。所以，越是唾手可得之物，越要三思而行，原是为和我好的人起见。不然，将来势必祸及大家——仙红出宫，还要伺机行事。”妙凤听了，不禁凄然：“姐姐休说这没气力的话，好好的，一见面倒惹人伤心——仙红出宫来，自有许多姐姐姐夫看顾，再没有不放心的。”

谁知玉凤闻言，冷笑一声：“不提他们罢了，有个孟姐姐在前面做样儿，还敢指望别人吗？当初我身陷囹圄，懦姐姐一个出家之人，难中相救，足见面冷肠热，反强似别人百倍。别看她们平日在一处嘻笑打骂，亲亲热热的，临事儿原是靠不住的。陈姐姐就莫提了，在少华山的一点英气早就叫相夫教子磨没了。赵姐姐刚直有余而心智不足，难做大事，碰着量小不容人的罗通，怕早晚要叫他牵着鼻子走。苏姐姐越发无用，口没遮拦，心肠绵软，听说在家里做不得主，你说说，中什么用！倒是薛姐姐，心中颇有算计，不露声色，不合嫁在宫里，肃王又是个不中用的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保住命就算好的了。剩下一个许姐姐，此人有些尴尬，总像有什么事瞒着大家，不好说——”妙凤见说到红凤，不由想起马家寨，心里难受，怕她看出来，低头玩带。

玉凤也不在意，接着说：“几个姐夫，品性又相距甚远。歿了的就不说了，现有的几个，你也看到的，刘宝虽在姐夫中为长，并无为长者之威，大家不服。罗通又心胸狭窄，行事欠稳妥，只可提防，不能交心。伍印根老实忠厚，胆小怕事，一生平庸，能相安无事，终究不中用，何况已续下白玉凤？又远了。包良为人忠正，城府颇

深，前程不可小视。此人不惹事，也不祸事，可算一大好处，奈何欠些狄怀英的锐气。张玉亭——”妙凤见她忽然打住不说，问：“此人如何？”玉凤说：“他碍着嫂嫂，若有人想大做文章，易如反掌，不好说将来。”

一番话，听得妙凤好不黯然，玉凤也自伤神，姐妹对坐无语。杨劭转回房来见了，当是她们提起张妃的事来，不免伤怀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云秀见杨劭吩咐摆饭，慌忙传话下去，早已等在廊下的丫头，立时抬进桌子。玉凤、妙凤这才觉着，妙凤忙欠身离位，勉强笑道：“我方才用过了，这会子不甚饥饿。”杨劭笑道：“扯谎！我才问过宫人，她们说你清早只用了半盏酥酪。”玉凤听说，扯她就座：“我们也未用，哪里是专为你的？”妙凤红了脸，杨劭看出端倪，遂说：“我去别处用饭罢了！”起身出去。妙凤倒没意思起来，忙看她姐姐，玉凤笑着拉回丈夫：“妙凤头一回来，你不陪着，躲的哪门子？”杨劭也笑：“我不是躲，怕小妹‘转眄流精’，羞启皓齿！”说得妙凤不由笑将起来，拽了他袍袖，三人遂落座。

一时饭毕，玉凤携妙凤站廊上看鹤舞，杨劭拿一件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轻加玉凤身上。寒月托着一只翡翠菊花大盘子过来，上覆梅红罗袱子，杨劭揭去袱子，见是桂花糖蒸栗粉糕，便与妙凤各拈一块——玉凤是不吃甜食的。云秀另托一只盘子，盛着桃仁胡麻咸点心，玉凤拈一块，吩咐：“苏姑妈也爱吃的，叫人包一些送过去。”云秀答应着，自去找一个白玉嵌金小盘子盛了，打发小丫头梅儿送去秋桦院。杨劭尝了尝粉糕，谓玉凤：“不甚甜，满口生香，你尝尝。”玉凤听说，当真就他手上咬了一小口，慢慢品着，点头：“好是好，吃多了要胃酸的。倒是咸的好些。”便把手里剩下的一半咸点心送他嘴里，杨劭笑着吃了。

玉凤见妙凤怏怏的，愁眉紧锁，只道她为仙红一事，因说：“你休心急，过几日慢慢与她提，早晚接出来罢了。”杨劭不知，动问起来，玉凤与他说了。杨劭点头：“我也正有此意。那个去处，不是人住的！她又没了爹娘，接出来放在青龙府，我们早晚看顾些。”

玉凤听了，登时阴下脸来：“什么意思？看来妙凤住在‘不是人住’的去处，也不是人了！”杨劭知她多心，忙说：“我哪里是说小妹的？”玉凤一发气了，伸手拧着他腮：“不是说妙凤，便是说我了！”急得杨劭叫屈不迭。妙凤抿嘴笑劝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姐姐也该把脾气改一改，这是姐夫，量大心大，容得了姐姐，设若换了别人，人家岂能迁就！”杨劭听了，笑着瞅玉凤，佯愠：“如此不讲道理，回头看我如何拳脚相加！”玉凤瞪他一眼：“我就是不讲道理，看把我怎地！你有拳有脚，我有双手十指，大不了就掐，就抓，就挠，就拧，就咬！”说着，当真又伸手去他臂上一拧，杨劭忍不住大笑。妙凤看他们如此恩爱，想起远离京师那人，越发难以自持，佯看鹤舞，悄悄拭泪。

正闹着，忽然乌云蔽日，霎时间天地昏蒙蒙起来，不见一丝儿凉风。杨劭仰头看看天，忙说：“怕要下雨，快回房里。”半拥半抱着玉凤进去。大家才进来，只见树梢摆动，雷鸣电闪，顿时风雨大作，风助雨威，雨助风势，院中花木枝条扑打狠摔，不遗余力。转瞬工夫，雨幕似打天上扯落一般，倾下决堤天河水来，地上迅即水气腾腾，俨然雾海云台，楼阁，轩榭，花木，或垂手含胸，或伏地若拜。

妙凤立在窗前看一回，叹着：“未交四月，这雨直如瓢泼，百年不遇。”玉凤被杨劭拉离窗口正吃热茶，听如此说，转眼去门口望一望，说：“我小时候才回宫，也曾见过这般大的风雨，还夹着雨雹，下了三天三夜，致使木折屋漏，江南发起水涝，田亩毁弃众多不说，还淹死许多人，好不凄惨！可见，我们只知‘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’，便是‘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’，知人所不知了，想来可笑，并不曾想过‘抱时无衣，襦复无裹’之愁苦。”妙凤点头：“正是这话。不遇姐姐，小妹怕不也是不辨稼穡，只会养尊处优。”玉凤听了笑道：“好一位公府千金，难道如今就辨得稼穡不成？”妙凤一脸正色：“不敢比姐姐，布衣艰难，我还是晓得的。姐姐自幼离宫，深知民间诸般凄怆——我也不是吃不得苦的。”玉凤“哧”地一笑：“你能吃得什么苦？布衣苦起来，比不得打马边陲，

你可知数米下锅？你可知寒冬无以御寒？你可知鬻儿为奴？你可知饿死炕头？我们如今说苦，不过拥裘怜寒、食肉惜贫、隔岸观火罢了，倘若使你见人无衣，白水充饥，树皮果腹，还能说吃得苦么？不处人之下，休云辛苦！”说得妙凤哑口无言，面红耳赤。杨劭怕她不快，忙给玉凤丢去眼色，说：“‘毋以己之长而形人之短’，此乃为人之道。幸而是自家妹妹，不会计较，设若换作旁人，岂不得罪？”玉凤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？妙凤得了理，才不饶人呢。别看她这会儿看着可怜见儿的，要是得了理，发起小姐脾气，任谁都得退避三舍。这会儿趁她没理，倒不许我说两句？”一句话惹得杨劭、妙凤“扑哧”笑出声来。

云秀因望着外面说：“雨住了！”大家向外看视，果然雨住了，日影缓缓绕过云幕，打西面踱出来，远远一道七彩彩虹横架天际，天地顿时清清爽爽。

只见寒月走来，手里执一张帖子，奉与杨劭说：“梁山公府里派人下帖子。”杨劭展笺看时，却是：

兄青白：

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，求之既得，无复胶投漆中，不知东西，不知晨昏。罗幌朝卷，驰心物外，难解华茂春秋之色；炉香暮添，轻怜爱惜，舍弃歃血盟心之情。始观风雨绸缪，继而天地一新，精神倍增，料终南山溪横古树，岩卧幽石，乃慕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复恐春归无情，意邀贤弟及弟妹聊为南山狂客。

杨劭见了，又喜又忧：喜的是游猎终南山，不失为一大快事；忧的是玉凤生性清标，怕不肯和段青为伍，没有她同行，着实不愿独往。故而一喜一忧，拿不定主意，面露难色。玉凤瞟过来一眼，并不探问，只是笑向妙凤：“想必又有哪个相好的约在香积寺，我们休要在这里碍眼，叫他为难。”妙凤听了，只笑不语。杨劭将帖子

递到她眼前，说：“你自家看去！”玉凤将脸扭一旁，妙凤忙接过来，说：“姐姐只管欺负姐夫老实，我都看不过呢。”说着，展开看了，谓玉凤：“原来是梁山公请姐夫和姐姐游猎终南山的。梁山公的文采越来越好了。”杨劭忙看玉凤脸色，心想：“她设若不肯去，我如何回复段兄？”盘算未已，玉凤就妙凤手上瞟一眼，立时粉了脸，啐道：“这些男人狗嘴里再吐不出象牙来的！”杨劭忙说：“不去罢了，何苦糟蹋人来！”玉凤气了：“你也是男人，一任他们喷粪，不为我说话，还不许我说，可有这个道理？”杨劭说：“是你多心，兄弟两句戏言，并无恶意，你何必放心上。”玉凤冷笑一声：“这话着实无恶意，你自然不必说了，那有恶意的，也不见你说什么来！”杨劭知她恼着夜来之事，便不做声。妙凤自然不知内情，听她姐姐说话毫不留情，深怕当着自己面杨劭尴尬，忙悄悄扯扯姐姐衣角。玉凤会意，瞅瞅杨劭一旁闷声无语，也自悔因一时情急，触着他痛处。心里不快，又不肯在妙凤面前示弱，遂低头吃茶不语。

寒月等了半晌不见动静，不知什么意思，段府来人等不及了来催问，只得问杨劭：“梁公府里来人要回去呢，爷儿可有什么话儿？”杨劭闷闷地说：“回复段老爷，多谢美意，惜眼下府中事忙，不能从命，异日再邀。”不想玉凤抬起头叫：“哎哟，可惜了！”杨劭不解，玉凤叹道：“我原想着去呢，你却又不肯去！那终南山雨中景自不待言，春日细草花发，尤其是宜人，如此美景，便不游猎，玩赏玩赏也是好的，无缘去看，岂不可惜？”杨劭未等她说完，喜不自胜，起身握了玉凤双手，拉至怀里，笑道：“好，这才是我的贤妻！”回头谓寒月：“回复段老爷，明日一早少夫人和我在明德门外等他，不见不散。”玉凤嗔道：“你好糊涂，只约梁山公，不约段夫人，下人照这话回禀去，梁山公也罢了，凤枝姐岂不多心？还说我们嫌她，不肯一处玩的。”杨劭忙笑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夫人言之有理，我一高兴，倒忘了——务请段夫人同去。”寒月应诺退下。

妙凤料他们又要商议游猎诸事，自己坐下去反碍事，遂起身告辞。杨劭猛然想起，忙说：“小妹休要烦恼，碍着梁山公起意，不好

邀你同行，他日定然专请你。”玉凤推他：“罢了，她是明白人，用不着你负荆。”因携手送出院门。

妙凤瞅杨劭未留意，悄与玉凤咬耳：“姐夫是老实人，不比那些五陵轻狂子弟，姐姐再休欺负人家，人前给他留些脸面，人后一切由得姐姐！”“欺负？”玉凤听了一怔，待明白过来，掩唇笑将起来，“我倒不觉得欺负，他和你说受欺负了么？”气得妙凤甩手说：“姐姐这就是欺负人。”杨劭听见，知是说他，双眼柔柔地望着玉凤，眼前这位小巧灵透的女子，自己此生无法不神魂颠倒，越和她亲近，便越难离她片刻：她的孤僻，她的柔顺，她的清标，她的聪敏，从相识到肌肤之爱，对她的情一日深似一日，从不知天地间有这样的女子，也不知此生这样倾心于一个女子，越是在意，越怕有意外，恨不能日月飞转，好与她一夜白头，夫复何求！

玉凤见他发愣，只道一句玩笑恼了他，忙哄着：“好好好，我听小妹的就是了，再不欺负你，人前人后都给你脸面，如何？”妙凤听了，以绢咬唇笑，拜辞而去。杨劭牵了玉凤手，立住脚，望妙凤去远了，携手回房。春艳烧两碗鹿脯汤来，玉凤嫌腥，只尝两口，尽倾到杨劭碗里去。

## 八 十 三

妙凤看姐姐姐夫十分亲热，不禁触景生情，坐不住，起身回到青龙府，闷闷地坐楼上，自思：“姐姐不幸生在宫院，却有幸嫁了如意郎君，也算上天有眼。奈何厚她薄我，面对王郎，却无缘相伴！”梅香见她唉声叹气，因问：“九公主那边可好？”妙凤应了声：“姐夫回来陪着，能有个不好的。”梅香纳闷不已。小心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公主为何闷闷不乐？”妙凤不语，梅香揣测她的心思，笑道：“九公主既然有驸马爷陪着，公主去看了人家，自然就想到自家，想是为唐大人那句话，才如此呢！”妙凤一时未明白过来：“我并不晓得唐子云说过什么。”梅香笑道：“唐大人不是说，王大人离京前说着‘倘若有缘，日后总会聚一处的’，公主怕不是动了寻他的念头？”妙凤啐道：“尽管混说，亏你早早就跟着我，也竟如此糊涂？我寻他做什么——他就是此刻在眼前，我还是这个主意！休要胡乱猜，叫别人晓得了不好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马秀应声上楼来，梅香忙迎上去，笑道：“能有什么主意？正说着要请九公主和驸马爷搬回来住呢！”马秀听说，一边落座一边笑道：“公主也有这个主意？倒巧了，秋英正为此而来。”梅香原是信口混说的，只为掩饰，不料歪打正着，又是诧异又是笑：“咋都想到一处去了。秋英姐姐什么意思？”马秀说：“我姑娘自从嫁进杨门，恰逢驸马公远征边关，姑娘要为驸马公尽一些儿孝心，不便立刻搬回来。眼下驸马公已回朝来，自应双双搬回，等了这几天，如何不见动静？我心里着急，来和公主商议商议。”妙凤想了想说：“我才打那里回来，原要问问这事，见他们家道贺的不断，姐夫迎来送往的，腾不开身，也就不好提。想来姐姐怕是为姐夫才回来，自要与他母妹亲近些日子，不好蓦地热身子走去。”马秀点头：“如此也是正理，只是我听说姑娘和杨家人不大和睦，

若是这样，还是早离了去，免得撕破脸子，到那时便没意思了！”妙凤闻言，说：“我也听说有此事。放心不下过去瞅瞅，留心听姐姐言语之间，确和杨太妃有些嫌隙——可惜一时半会又回不来，好在姐夫这会儿回府，两头调停着，会好些的。”梅香听着诧异：“九公主踉一脚，朝廷都要抖三抖，杨家竟敢欺负不成？”妙凤说：“她们自然不敢！我料杨太夫人只敢背后挑唆，姐夫夹在中间受气罢了。”马秀皱眉说：“想个法子请回来才好，姑娘那脾气，早晚和杨家红了脸，反不好了。”妙凤摇头说：“我们不必操心，姐姐眼下行事投鼠忌器，不看僧面也会看佛面，自然不能像往常由着性子来。”马秀听了新奇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妙凤正要说话，小丫头上楼禀报：“立国侯求见！”马秀听说，笑着瞅妙凤，妙凤飞红着脸问：“你笑何来？”马秀笑问：“公主为何脸红？”妙凤说：“还不是叫你瞅的，好像真有什么事来。”马秀笑道：“我看这位武侯自不量力，几次三番求见，立意颇坚，深通‘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，以其无以易之也’。”

妙凤听说，又羞又气，怫然不悦：“马姐姐怎也混说起来？我看他总算是明白人，又是姐夫的朋友，不好不见。他若存了这心思，极是不该！”马秀见她恼了，忙陪笑：“武侯可是该死，王大人比他还心诚，恁般拜求，公主尚不肯出降，难道他来了就成了？朋友俩未必非要娶得成姊妹俩！”说得妙凤“哧”地一笑，嗔她：“又混说了。我只以礼待他便罢。”马秀笑道：“如此，才是知书达理的张小姐。不知谁有这般造化，日后得了公主去呢！”妙凤正要笑骂，梅香抿嘴笑催：“人早等在客厅了，公主总得应个景儿。”妙凤骂道：“什么应景儿，说我不在就是了！”一径捧本书去看。梅香笑推马秀：“都是秋英姐姐惹的，害得武大人望穿秋水不见伊人——我就下楼去，只说公主叫九公主拘着写字，不能见他。”妙凤撂下书笑骂：“死丫头，又扯上姐姐做什么，她树敌还少么？再说姐姐要是在府里，姐夫自会出见，分明掩耳盗铃，陷我于不义。”因想一想：“他有这个心思，我叫他早绝了念头才好，不然，外人晓得去，

成何体统？”更衣下楼。马秀也便辞了去。

武梅业已候在银安殿，今日装束自与往日不同，也不着公服，只以石青绢帕束发，披绿泥黑云罗襦裆，穿石青团花缎袍，束一条乌皮带，登平底皂靴，配着他白净面皮，越发清雅脱俗，风格秀整。这武梅为人，一向自视甚高，虽没有安仁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邹凤炽之富，一向养尊处优，却也没有几人入得眼去。从小随父山东行商，学堂邂逅杨劭，见他聪慧稳健，仪态安详，且形貌迫人，恭谦有礼，不禁大喜过望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憾，自然备加留意。又见他虽生在将门，祖上并非汉人，山东氏族高门都侧目而视，学中同窗多有攀龙附凤之人，并不和他交好，他也装痴作呆，一味闷头读书，也不和人攀话。武梅甚是抱不平，处处为他说话，相机答问，不料几回来往，都情投意合，遂成知己。之后武父病故，武梅随母妹扶柩回太原老家，杨劭也随父进京，两个这才暂别，谁知十余年后相见，杨劭贵为天下文武双状元，又做当朝九贤王的驸马，与当日相比不啻霄壤，钦羡之余，免不了几分妒意，暗暗要出人头地。谁料一见妙凤，神为之夺，不顾娇妻在室，也要效连璧之想。几番求见，妙凤竟无拒意，居然心猿意马，自然欢喜不尽，辗转不眠，打定主意要探探口风。俟天色未暗，宵禁犹早，逶迤来到青龙府，负手于银安殿踱步。堂下宫娥成群，美女如云，穿梭往来，窸窣窸窣有声，正当落霞与孤鹜齐飞之时，平添一丝怅意。

正在感叹，宫人殿下报说：“银国公主驾到！”慌忙躬迎。已见一群彩女秀娥拥着妙凤珊珊而来，果似众星捧月一般，水绿薄纱幌子随风而动，仿佛花丛飞蝶，轻盈可爱。虽然贵为公主，从无豪奢之气，恰如夏荷沐雨，清丽雅秀；更若空谷丝竹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武梅一揖及地：“惊扰公主凤驾，为臣着实不安！”妙凤暗想：“不安就休要再来惊扰。”因微微一笑：“卿家请坐！”自先坐了，武梅再一拜，方才谢座。妙凤因缓缓说：“卿家乃九驸马朋友，自不是外人，本宫怎敢将卿家怠慢？请毋言惊扰。”武梅忙启道：“为臣虽然不才，并无心倚大树而乘凉，望辇尘而空拜，公主且莫如此说话！”妙

凤依旧说：“九驹马的朋友，卿家自然颇有修持，不肯仰仗，别人不敢无礼，本宫也不能无礼！”示意宫人奉茶。

武梅听了，好不怅然，想了想说：“公主向与九王千岁形影相随，而今九王出适，与昭国公举案齐眉，倒闲得公主烦闷！”妙凤颌首道：“着实有些烦闷，正要寻人出去逛逛，恰好城外儒师父打发人来请，本宫已知会她，择日就走。”武梅沉吟片刻，问：“敢问公主殿下，如此就永无烦闷么？”妙凤闻言，心中不由动气：“这厮可恶，分明有意调戏，欺我年幼。若不念他是姐夫的朋友，当立时撵了出去！”遂默默无语。

武梅察言观色，见状忙问：“为臣冒犯公主了么？”妙凤闷闷说：“不曾。”武梅又问：“既然如此，公主缘何闷闷不乐？”妙凤不答。武梅慌忙离位，跪拜厅上，慌得妙凤一边起身，一边问：“卿家何故如此？”武梅叩首启：“公主先恕为臣死罪，才敢禀告。”妙凤觑见这情景，也正当年，如何不猜中八九分？不禁气红了脸，料不到他竟敢这般大胆。一时间反有些慌乱，低头玩弄衣带，不知该如何答他。武梅一发胆子大了，再拜道：“为臣凡夫俗子，碌碌二十余岁，一旦间得上苍泽被，得仰神姿仙容，实乃三生有幸，感祖上积荫，夫复何求！自古人云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，为臣不敢以井中之蛙作飞天之想，然‘寤寐思服，辗转反侧’，岂是凡人抑得了的？为臣纵然一死，倘能得公主垂青，也足矣！”言讫，拔出壁上悬剑，去颈间一抹，待妙凤慌忙去救，已划破皮肉，幸未深入，却也已血殷袍领。宫人急忙扶他坐下。

妙凤一边叫人传御医，一边心有余悸，顿着足：“你何苦如此寻短见呢？尚不至于此。”武梅忍痛启：“请……公主息怒，为臣把肺……肺腑之言……讲了，知无缘陪伴……凤驾，不如自行了断，也免得日后倍受……煎熬！”妙凤原本要他绝了念头，话不曾说出，不料他先将心事一古脑罄尽，还要拔剑自刎，反倒惊慌失措，无言以对，心中已感对不住他，心里暗忖：“我道天下男儿，痴情莫过于姐夫，常常羡慕姐姐好福气，谁知我张妙凤也遇此般痴情男儿，自